



太平洋形勢的演變及其前途之觀測

朱鴻禧

一 多難的太平洋

歐戰後，列強的視線已由近東的巴爾幹移到太平洋，現在的太平洋顯然已成爲世界的火藥庫，它是世界外交的大舞臺，是帝國主義角逐的場所，也是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心點。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雖然產生了九國公約和四國公約，用以保持列強在太平洋上勢力的均衡，可是事實告訴我們，這種維持遠東勢力均衡的條約，乃不是永久的。

「九一八」的砲聲擊毀了北大營以後，英、美、日在太平洋上的均勢，顯然已被打破。日本之破壞九國公約，片面的宣布廢棄華盛頓海軍條約，以積極造艦來代替軍縮，不顧國聯盟約斷然在代管島設防，實行傾銷政策，以衝破英屬、荷屬各地的商業營壘，這種積極的南進（海洋政策）北進（大陸政策）政策，都可證明日本想獨霸太平洋的雄心。

可是日本這種獨霸政策的行進，是會引起英、美的極大反感的，史

汀生的「不承認主義」如今還是一貫的維持着，畢德門的公開攻擊日本的暴行，說日本爲「國際海盜」，可說是對於這種政策的進一步表現。此外如阿拉斯加的設防，夏威夷軍事建築的擴充，以及英國新加坡軍港之積極建築，香港空軍的強化，都可說是在防備日本的。

在日本方面，因爲要加緊實行進攻蘇聯，所以加速實行北進，由東北而內蒙而華北，「九一八」以來，此種侵佔中國的北進政策，顯然已有相當的成功。這種成功，在日人眼中看來，只是陸軍方面的勝利品，現在日本海軍之所以要積極發揮其南進的野心，乃是意中事。可是日本之北進已造成日蘇的對立，同時也使英、美加深一層的妒忌；而日本之實行南進，更和英、美有發生實力衝突的可能。所以有人認爲現在的太平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點，這句話是有相當理由的。

日、美戰爭已唱了多年了，可是現在的日蘇衝突比美、日的對立還來得加深、迫切，現在的太平洋是多事的，未來的太平洋一定也不是一個風平浪靜的太平洋。我們再來檢閱一下太平洋的鬭爭史，知道過去

107912

的太平洋也是多風浪，多患難的，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一八五六年的英法聯軍，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戰爭，以及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都是帝國主義者在宰割殖民地的形勢下所加於中國的一種壓迫。一九〇〇年的八國聯軍，是帝國主義者借着義和團事件聯合向中國下總攻擊的。至於一八九八年的西美戰爭和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則又是帝國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對於太平洋上殖民地的爭奪戰。西美戰爭的結果，是推翻了西班牙在太平洋的勢力，美國繼英法兩國之後走上太平洋的舞臺，在太平洋上扮演着一個新的角色。日俄戰爭的結果，是決定了帝俄的命運，而以日本代替帝俄做了滿洲的主人。

過去的太平洋是多事的，現在的太平洋又在密雲不雨的風濤駭浪之中，將來的太平洋又何嘗能風平浪靜的過着平安的日子呢。

二 太平洋形勢的演變

多難的太平洋，在十九世紀末葉以來，是英、美、日、俄、德、法六強角逐的場所。其中美、日、俄三國因為領土都沿着太平洋，與太平洋的關係也最深。英國的本土雖然離隔太平洋甚遠，但它的殖民地如加拿大、婆羅洲、澳大利亞、馬來半島等都在太平洋，與太平洋有重要的經濟關係。德、法兩國在太平洋上所處的地位，是遠在英、日、美、俄四國之下的。

日俄戰爭發生後，俄國雖然戰敗，但它所犧牲者乃是中國的領土，仍沒有影響到太平洋上列強的均勢。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的大戰發

生，對於列強在太平洋上的勢力，顯然有很大的轉移，其最著者是第一、使美國工商各業極度發展，成爲參戰各國戰債的債權國，非但是操縱着太平洋上的經濟霸權，同時還佔着戰後列強的經濟優勢，第二、日本乘機發展對外貿易，造成太平洋上商業的優勢，第三、美、日都乘機發展太平洋上的政治勢力，美國實行掌握拉丁美洲，日本實行向中國大陸邁進，第四、德國實行退出太平洋，其在太平洋所屬各島，由巴黎和會議決，在赤道以北者歸日本統治，在赤道以南者歸英國統治，第五、法國因爲要對付歐洲問題，俄國因爲國內發生革命，在太平洋上的競爭，都不若以前的積極。所以在歐戰結束後的十年間，列強在太平洋上競爭最烈的是英、美、日三國，在華盛頓會議以前，英、日是同盟國，在太平洋上互相狼狽爲奸，正面衝突較少，當時英、美的衝突雖然不甚顯著，日、美之對立則已至爲明顯。所以美總統哈定之所以急急要在一九二一年召集以解決太平洋問題爲中心的華盛頓會議，其用意當然也是很深遠的。華盛頓會議閉幕後，英、日同盟取消，而代以四國協約，於是英、美、日在太平洋上就成爲對峙的形勢。造成了太平洋上的三角關係。其中美、日因對太平洋政策全然相反，其對立的程度也有增無減，因此日、美戰爭的聲浪就高唱入雲。

這時，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已有相當的基礎，對於歐洲及遠東各國的和平外交進行也很順利，對於社會主義的宣傳也不遺餘力。但是英、美、日等國對於蘇聯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是絕對相反的，而且蘇聯

援助中國革命，實行反抗帝國主義，使英、美、日在太平洋上的利益，直接間接都受到很大的損失。於是一般時論家就認為英、美、日將共同聯合實行反蘇聯戰爭。蘇聯對此也有戒心，一面實行東方政策，以聯合近東遠東各弱小民族，實行反抗帝國主義；一面積極從事國防的建設，以防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攻。從一九二八年起，蘇聯且實行一種空前的「五年計劃」，用全國的精神和力量從事經濟的建設。到了一九三〇年，蘇聯的經濟建設已有相當的成功，各種重工業和輕工業都迅速地向前發展，使蘇聯逐漸由農業國而轉變為工業國。這種空前的經濟建設的成功，一方面是增強了蘇聯在太平洋的力量，成為英、美、日的強敵；一方面面是使英、美、日對於蘇聯的關係益形惡化，日本的北進也益見積極。

在中國方面，自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後，統一的規模已經完成，對於政治、交通的建設，也有顯著的進步。尤其在東北交通委員會指導之下的東北鐵道建築，實予日本在東北經營的南滿鐵道以極大的損失。不料發動了驚人的「九一八」事變，而且繼之以「一二八」的襲擊，於是太平洋的形勢亦為之一變。

在「九一八」後，日本在太平洋上所處的地位是非常孤立的，它的政策激起中國民衆的仇視，同時使太平洋上英、美兩大海軍國的意思逐漸接近，使日、蘇的對立益見加深，中東路的糾紛，蘇僑邊境的衝突，都為日、蘇競爭的焦點。由於這種事態所造成的結果：第一是使華盛頓會議中所產生的海軍條約、九國公約、四國協約祇享受了十餘年的壽

命而宣告死刑；第二是造成太平洋上四大列強的設防競爭，形成太平洋上英、美、日、蘇的四角關係，美以日為假想敵，日以蘇、美兩國為假想敵，戰事很有一觸即發之勢；第三是使蘇、美兩國的關係日見接近，已經斷絕了十六年的邦交，忽於一九三三年實行恢復；第四是使蘇聯的經濟建設愈趨積極，第一次「五年計劃」以四年之時間完成後，又繼之以第二次的「五年計劃」，對於軍備積極擴充，尤以空軍的建設，其發展之速，可稱世界第一；第五是使英、美、蘇三國有逐漸成立諒解的趨勢。

日本廣田外相見國際地位孤立，乃積極標榜「協和外交」與「有理外交」，以謀打開僵局，對蘇聯實行中東路讓渡交涉，對英提議恢復「英、日同盟」，一面更和德國進行秘密談判。後來「英、日同盟」雖然不能恢復，而日、德的秘密談判則已有相當眉目，而中東路讓渡交涉的成功，更足以使日、蘇關係暫時轉成緩和。但是日本的野心是貪求無厭的，掠奪了中國東北四省後，還要蠶食華北，進窺察東；中東路交涉成功後，還要與德國成立攻守同盟，實行東西兩大國合力進攻蘇聯。

在這種軍事、外交兼程並進的政策下，中國與蘇聯所受日方的威脅當然是很大的，蘇聯在西伯利亞與東海濱省之積極佈防，目的顯然在對日，日本在內蒙的活動與東北交通網的建築，目的也在對付蘇聯。所以由於這種事態所造成的結果，是使日、蘇的對立日見尖銳化。在一九三五年以後，蘇聯對日的態度已比前強硬，史太林曾屢次當衆聲明，蘇聯之遠東國防軍已足以應付戰爭，祇要敵人施以攻擊，其邊防軍即

107914 將迎頭痛擊，所發生之一切責任，應由對方擔負云云。這在日本的少壯軍人看來，實是一種有意的侮辱，蘇俄邊境衝突事件之所以頻頻演出，也是當然的結果。

可是日本的威脅政策所給予中國的反應是很薄弱的，其最大原因，是中國目前還沒有對外作戰的力量，而國聯之不能制裁暴行，也爲使中國對日讓步之主要原因。所以塘沽協定的簽定，于學忠、商震部隊之先後退出華北，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都是在日本的威脅下委曲求全的。而廣田對華三原則的提出，冀察交涉之暗礁重重，困難問題還是多着呢。但是中國民族所受之壓迫愈烈，將來之反抗也愈大，這是可以斷定的。

然而日本的對華政策，在英、美方面所激起的反響又是怎樣呢？

先說美國，美國對於中國問題的解決，是素主「門戶開放」主義的，這就是說，列強在中國利益的攫取，應該機會均等，不許任何國家獨佔。素有野心的日本，在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開幕之後，也因受美國的強迫，勉強接受了。所以自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到一九三一年的日本乘世界經濟恐慌佔領滿洲而將九國公約、四國協約實行撕毀爲止，在這個時期內的太平洋，都是在「門戶開放」主義下過着平安的日子。九一八事件發生後，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顯然已被破壞，在華盛頓會議中所簽訂之各種條約，也被蹂躪無餘，這在素居太平洋領導者地位的美國看來，當然是不能容認的，何況日本還唱着「亞洲門

羅主義」、「亞洲大同盟」等論調，而其外相內田康哉又口口聲聲說着「實行焦土外交，以拒絕第三者之干涉」儼然以太平洋主人自居呢！所以在胡佛總統時代，有史汀生的演說，對於日本的行動竭力加以抨擊。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羅斯福總統上臺後，對日政策愈趨積極，一方面實行與蘇俄恢復邦交，一方面積極從事軍備之擴充。現在的美國雖然在忙着解決國內的問題，但我相信總有一天美、日因爲爭奪太平洋霸權而會發生軍事上衝突的。

至在英國方面，自「九一八」後，英國對日的態度表面上雖然沒有像美國那樣積極，而其內部的衝突顯然已日趨尖銳化，日本在滿洲及華北樹立有利於本國的特殊政權，固然有妨害英國的在華利益，而在經濟方面，日本利用低廉的工價與原料，實行在太平洋與印度洋間的英國殖民地內大量傾銷，是更使英國當局所不能緘默的。所以新加坡軍港積極地在建築了，空軍的實力也積極在擴充了。但在另一方面，英國也未嘗不想以外交的方式來協調這惡化的關係，尤其是英國的保守黨是有這種意向的，可是結果都被日本的強硬政策所推翻了，如一九三四年下半年英國組織實業考察團赴日，一時英、日復盟的聲浪甚高，後來終因某種關係未獲實現。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的上半年，英國經濟專家羅斯代表英國政府先後兩次赴日，與日本政府協商對華經濟合作，也以雙方條件相差太遠，未獲成功。這都是英國政府擬以外交方式來打開英、日僵局的事實。在日本方面，廣田的「協和外交」本來

有使英、日成立妥協的可能，但是目前的日本外交是以軍部的意志爲意志的，在野心勃勃目空一切的軍部操縱下，英、日又那裏能夠妥協呢？英、日既不能妥協，日、蘇、日、美的關係又是那樣緊張，英國在太平洋上的未來友人，當然是以美國爲比較可能的。

三 最近太平洋上的四角關係

要明瞭未來太平洋的動向，須先認清現在太平洋上英、美、日、蘇四強的相互關係。在這四大強國中，在政治社會制度的根本上，英、美、日三國與蘇聯是對立的，但在此四強的個別間，也有種種的衝突，形成種種不同的對立。如英、美雖然同文同種，其在太平洋市場的競爭上，戰債問題上，海軍問題上是完全衝突的。美、日的衝突，與日、蘇的衝突，那是更爲明顯的事實。英、美和蘇聯除了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極端不同外，其他方面的衝突實在很小。而英、美的衝突，也不及美、日與英、日的衝突，來得尖銳化。所以現在英、美、日、蘇四強在太平洋上的地位，以日本爲比較孤立。日本之實行大陸政策，在另一方面適足以促成英、美、蘇的團結與諒解。

但是英、美、蘇三國雖然和日本都有極大的利害衝突，現在實還沒有成立諒解的可能。就以英國來說，英國的遠東政策是向以和平爲基幹的，自「一九一八」到現在，始終不曾改變。它不希望中日發生戰事，同時也不希望日、美、日、蘇發生戰事，因爲太平洋的戰事一發生，則英國在

太平洋的商業就要受影響；倘使英國也捲入戰爭漩渦，則埃及與印度的反英運動就將日趨擴大，非將整個的英帝國主義實行瓦解不止。所以現在英國所需要的是「和平」而非戰爭，是維持現狀而不願美、日侵犯其在太平洋的利益。如果日本對英讓步，英、日實有成立妥協可能。反之，日本積極實行南進，英國又會和美國成立諒解的。假使英、日實行妥協，那麼英、美合作的可能性也就愈少。同樣道理，如果英、美實行合作，英國再要與日本成立妥協也就不可能了。

再以日、美的關係來說，美國和日本是絕對不會妥協的，日本實行以武力佔領中國領土，操縱中國市場，違反「門戶開放」主義，破壞九國公約，這是使美、日關係日趨惡化的主因。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曾謂：「日本佔領中國的土地愈廣，則美國的市場日益縮小，如日本一旦統治中國，則中國已不復爲銷售美貨的市場……美國遲早是要爲生存而戰的。」美國務副卿費理普斯也曾說：「中國門戶開放主義，乃係一種良好原則，無論在中國任何區域，對於任何國家，吾人決不能放棄之。」從這幾句話裏，我們很可證明美國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獨吞中國政策是絕對反對的。現在美國既已放出了這幾聲有力的大礮，就須積極準備實力用以應付當前的敵人。所以積極備戰，就成爲現在美國遠東外交政策的核心。據本年五月十七日華盛頓電訊，美陸軍部預算案五億七千萬美元，已由羅斯福總統批准。在海軍方面，近幾年來也大事擴充，計一九三三年造艦三十二艘，一九三四年因通

107916

過文生氏五年大造艦案，計造艦一百〇二艘之多。

日本對於美國，是取消極的監視態度的，要以外交的方式來協調日、美間的敵對關係，事實上固有困難，就是要使日、美的關係不再趨惡化，在目前也已成爲不可能的事實。但是現在日本的對付美國，是遠不及對付蘇聯來得積極的。

至於近來日、蘇關係的惡化，那是極爲明顯的事實，蘇僞邊境的衝突，自「九一八」以來，已有一百餘次之多。蒙僞邊境的衝突，自去年九月間算起至今年三月間止也有二十次以上。日、蘇在「九一八」以來的備戰情形，更爲有目共觀的事實。日本在東北新建之交通網已經完成。蘇聯在東海濱省所建之烏蘇里雙軌鐵道也早已成功，最近完成者有西伯利亞鐵路自貝加爾湖至伯力一段之雙軌，在趕築中的有黑龍江至烏蘇里江沿岸的礮臺四十九座，與由黑海以達太平洋之鐵道七千哩。而日本之佔據察東六縣，更足以威脅蘇聯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一帶區域，用以截斷西伯利亞鐵路。

現在日本對蘇的外交是以調整爲名，備戰其實的。第一步先要求蘇聯撤退遠東的軍備，如果蘇聯不答應，就實行增兵北滿。蘇聯雖曾允許考慮，可是幾個月以來，始終沒有撤退的表示。其實在這遠東空氣日趨緊張的今日，蘇聯又怎肯撤退這足以保護自己生存的遠東駐軍呢？蘇聯既然不願將遠東的駐軍撤退，而日本又積極北進，增兵北滿，蠶食華北，控制張庫汽車路，實行將蘇聯重重包圍，在這種情形之下，蘇

僞蒙僞邊境衝突事件之所以不斷發生，也是必然的結果。而大規模日、蘇戰爭的爆發也只是時間問題。蘇聯與日本政制既然相反，而且又爲日本實行大陸政策——併吞中國的政策——的唯一障礙，在日人看來，自然是非滅此朝食而不甘心的。

日、蘇的對立既然日益加深，而日、美的衝突又無法消滅，英國的態度又是那樣模稜，未來之太平洋局勢固然變化莫測，而現在四強在太平洋上競爭之白熱化，已可證明現在太平洋上形勢的嚴重了。

四 太平洋前途之觀測

現在太平洋上的嚴重局勢是由日本所造成，將來太平洋上大戰的爆發也以日本爲主角，這是無可諱言的。無論未來太平洋上的戰爭是日、蘇戰爭，中日戰爭，日、美戰爭，英、日戰爭或者數國對數國戰爭，其中都離不了日本，而且日本是一個主動者。

日、蘇戰爭先爆發呢？還是中日戰爭，日、美戰爭先爆發呢？還是一下就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呢？這是要看日本的舉動來決定的。如果日本要加緊實現大陸政策，那麼日、蘇戰爭或者是中日戰爭就要先爆發。現在蘇聯對日的態度顯然已比前強硬，祇要日本再作進一步的壓迫，日、蘇戰爭就可立刻發生。至在中國方面，中央政府也曾再三聲明：「和平非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非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現在中國雖然還沒有作戰的力量，如果日本逼得中國無法可忍的時候，

中日戰爭還是要爆發的。倘使日本對北進的大陸政策暫時取靜觀的防守主義，而用全副的精力實行南進（海洋政策），實行以武力奪取菲律賓和關島，那日美戰爭也就先日蘇，中日而爆發了。

依照目前的事實來觀察，日本的實行南進是遠不及北進來得積極的，這就是說，現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所最注意的是大陸政策，而非海洋政策。現在日本的海軍既遠不及英、美，而實行南進又要與英、美起衝突，這是使日本不能急急南進的主因。日人既認中國大陸（尤其是長江及華南）為其將來的生命線，而且又是將來用以征服世界的根據地（田中義一上日皇書中，有「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語），同時日本要進攻蘇聯，英、美也決不會與其為難，或者還可得其幫助，這是使日本急急北進的主因。但是日本要實現它的大陸政策，必須先要征服它的敵人——蘇聯，然後始可有恃無恐；而要征服蘇聯，必須還要使中國受其指揮，然後始可免後顧之憂。所以在廣田對華三原則中，有「中日滿共同防共」的一個條件，目的就是要中國與日本聯合對蘇作戰，拿中國的軍隊來充日本對蘇戰爭的第一陣砲灰！所以依照太平洋的現勢來觀測，太平洋上的未來戰爭，恐怕是日蘇戰爭最先發生。

日蘇戰爭發生後，中國也要爲了求生存而捲入戰爭漩渦，而中國

滿蒙、華北及沿海各省也都逐漸要變成了戰場，那時中國所受的物質損失，實要超過清末歷次對外戰爭所受損失的總和，而所受之人口損失，也必在千萬以上。自然日蘇雙方所受的損失也是很大的。在雙方戰爭發生後，蘇聯駐在海參威的空軍必要飛往日本的重要城市實施轟炸，日本的空軍也紛紛出動，在太平洋上的天空開始空前的空戰，那時蘇聯的海軍雖然也許要戰敗，而空軍是可以戰勝日本的。

在日蘇戰爭發生後，英國大概要守中立，祇要日本的海軍不攻擊新加坡或香港，及日本的潛水艇不攻擊英國的商船，英國是不會援助蘇聯的。在美國方面，如果日本的海軍不侵入菲律賓或關島以及其他美國海軍根據地，美國也必會守中立，倘使那時英、美已成立妥協，那麼美國也許要乘機攻擊日本，「爲生存而戰」的。如果美國加入戰爭，而英、美又成立妥協，則英國也許要爲了自己利益而參戰，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此造成。至於遠處在歐陸的德、法兩國，也必要履行日、德、法、蘇軍同盟的義務而捲入戰禍。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果爆發，其戰場也許要由太平洋而延長到歐洲，其犧牲之慘，實遠過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總之，現在的太平洋已是被戰神所包圍，不久就有空前的慘劇展開，首當其衝者是中國，犧牲最慘者也是中國，我政府當局，以及我四萬萬五千萬受壓迫的同胞，又將如何準備以應付此危局！